

海事局長

哈本厚◎著



人民交通出版社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海事局長

哈本厚◎著



人民交通出版社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事局长 / 哈本厚著.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114- 08848-3

I. ①海… II. ①哈…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2050 号

书 名: 海事局长

著 作 者: 哈本厚

文字编辑: 马小奇

出版发行: 人民交通出版社

地 址: (100011)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外馆斜街 3 号

网 址: <http://www.ccpres.com.cn>

销售电话: (010) 59757969、59757973

总 经 销: 人民交通出版社发行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2. 25

字 数: 465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14- 08848-3

定 价: 50. 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的图书由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朋友,你一定见过海。

你见到的海是怎样的呢?是宁静的,美丽的,还是汹涌的,狰狞的?

海变化无常。海是美神,也是恶魔。海能带给人们一切,也会夺去人们一切。人们爱海,又恨海。但却离不开海。

人类的历史,也是人类与海的历史。所以,文学与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哈本厚先生生于海滨,长于海滨,工作于海事。他看到了海的一切,听到和经历了海的许多故事。他把这些写了下来,就是这本书。从这本书中你又可以看见以前没有看到的海的面貌,知道以前没有知道的海的故事。

本厚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老局长挥泪递辞呈 慈寡母含恨弃孤儿	6
第二章 用巧计智签羁押令 遭暗箭深陷糊涂案	14
第三章 念故情遗孀掌家业 吟诗词姊妹悼亡兄	22
第四章 收礼金断案官受审 掘壕沟补给线中断	30
第五章 保畅通巧用连环计 踏归途遭遇愣头青	38
第六章 解心结仇恨化友情 修坐驾迷阵窥玄机	46
第七章 查隐患顺藤摸瓜敲警钟 清油污翻江倒海卷巨澜	54
第八章 老姊妹相逢情谊浓 新夫妻离散怨仇深	62
第九章 蒙冤屈患怪病少妇丧夫 惩罪过献忠心慈母焚香	70
第十章 降病魔夜宿急诊室 排众议荣赢沉船案	79
第十一章 遭风浪众渔民丧命 遇美女滕局长落马	87
第十二章 炸沉船遇台风北上 陷苦海逢基督洗礼	96
第十三章 辞世前村长话遗愿 归乡后孤儿思学堂	104
第十四章 洋嬷嬷难擦孤儿泪 华妈妈义夺赤子心	113
第十五章 雾海沉船众人落水 晴天霹雳船长殉难	121
第十六章 蒙难客归港见亲朋 山村姬进城探儿孙	129
第十七章 持绿卡激怒老祖母 揭奥秘感悟大智慧	137
第十八章 鹰博弈蓝天颂雄心 燕折翅凹谷吟悲歌	145
第十九章 潜水员奉命探南海 众渔民挥泪话海难	154
第二十章 外交部受命问案情 船主妻服毒吓雇主	162
第二十一章 衣监督问案平乱事 许引航反目批恩师	170
第二十二章 结怨恨师徒同赴黄泉 追元凶警民共布法网	178
第二十三章 知恩图报深山寻旧友 卧薪尝胆逆境创奇迹	186

第二十四章	遭严冬愁白少年头 遇知己喜煞山乡女	194
第二十五章	念旧情跪拜谢恩人 驱疑云忍泣揭谜团	203
第二十六章	风暴潮袭海湾毁标灭灯 航标工铸灯魂导航排险	211
第二十七章	吟南腔悼亡妻守灯孤岛 奏北调携儿女浪迹天涯	219
第二十八章	抛标船劈风斩浪架航灯 爆破队潜水安雷炸沉船	227
第二十九章	踏归途亦步亦趋暗感伤 接新令诚惶诚恐苦难言	236
第三十章	钦差官闻过失羞愧难言 外甥郎贪红利吐血丧命	244
第三十一章	犯疑心弄假成真患绝症 触铁律铤而走险酿大祸	252
第三十二章	寒潮袭客轮冰海燃大火 春雷动千船雪夜救众生	260
第三十三章	“唐尧轮”排险越排越险 “烈女号”斗勇愈斗愈勇	268
第三十四章	追旧债萌生新怨仇 遇生父拒圆骨肉情	276
第三十五章	落冰海后生翻然改图 拉汽笛船长慷慨赴死	284
第三十六章	踩浪尖“王子轮”绝处逢生 踏波谷“烈女号”完璧归赵	292
第三十七章	船翻沉冬泳女击水登险滩 父罹难仗义男拒金夺芳心	300
第三十八章	遇知音风烛残年话遗恨 谏众僚自省功罪论古今	308
第三十九章	进荒原蒙冤女暗恋至黄泉 觅故居痴情男明慧失交臂	316
第四十章	折翅燕化悲为喜定终身 多情鸟因祸得福赢芳心	324
第四十一章	寻梦乡遭海难天上人间 潜深海遇情人生死相恋	332
第四十二章	辞官位携老母荣归故里 战大海共图强喜结良缘	341
后记		349

楔 子

这里是港城东郊的一座学校的操场。在越来越拥挤的城市周边,再也找不到这样一片空旷的土地了。

初冬的寒风吹来,这里显得分外冷清,唯那单杠、双杠对时令的变幻麻木不仁,冷眼望去,吊环、绳索都已在瑟瑟发抖,与寒风共舞。忽儿,泥尘伴着寒风卷起一个涡旋,纷纷扬扬地撒向四面八方。

如今的城市瞬息万变,谁也不会把这普通的学校操场放在眼里,即便是周围的居民。

昨夜,一场暴风雪降临,可操场却令人意外地热闹起来。

几辆大客车运来了百余名建筑工人,手持镐头、铁锹,他们有序地迅速散开,开始在雪地上寻找什么,一会工夫,便在操场的四周抡镐挥锹挖冻土,原来,在他们到来之前,已有人在地面画上了线,他们在执行预定方案。

周围的居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一传十,十传百。

又一大批卡车从四面八方奔驰而来,车上载着各式各样的建筑材料。又有几辆轿车驶来,几个西装革履的人下车后指指点点,面容异常冷峻。多年来,一直冷清寂寞的学校操场,此时成为这座城市的焦点。

现代建筑的奇迹的确令人惊叹,不足半天的时间,工人们就像孩子们玩积木那样,在操场上组装了一座巨大厂房,又有一批机电设备运来,当夜幕徐徐拉开之时,这里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冷库。

接下来的情景便是由惊奇变为恐怖。当各类施工机械与建筑工人撤离,短暂的宁静之后,驶来的是一辆辆鸣着长笛、闪着救急灯的救护车。寒风偶尔吹开盖在担架上的白布,哇!是尸体,数不清的尸体,令人心惊肉跳。

在自家窗口偷窥的女人,探头探脑的老叟与幼童,禁不住伸出头,想看个究竟,又害怕感官的刺激!人们都有种不祥的预感。

此刻，一条令人心惊胆战的消息传来，一艘大型客船底朝天地扣过来，船上有三百多人……

人们心中明白，在这种冰天雪地的季节，船扣过来，人不淹死也会冻死……进而揣测，眼前的这座建筑，是冷库，也是停尸房！

整个城市都绷紧了神经，各种传言纷至沓来。饱经政治风浪的老者，脑中有一根弦，他们一再告诫自己的亲朋好友：莫乱传，听听上级怎么说。而那些后生，初生的牛犊不怕虎，照样到处乱打听，乱传播……

纷杂的传言激起了人们猜想，这块黄金地为何至今仍为操场？原来，这里曾是一片古老的坟地，若改为居民区，谁敢来居？要犯大忌！

年纪稍大一点的居民都会记得，这里曾被一片随着坟包而起伏的荒草覆盖，风吹草低片刻，青色的石碑就会露出头顶，每座坟头前都由青砖垒起一个小门……虽说坟头林立，却很少有人上坟、烧纸、修缮，不少坟包已经塌陷，墓碑倒地，也无人问津，路过此处的人总绕开这不祥之地。

与坟地一墙之隔，曾是一所小学的后操场，隔离墙塌了一段，孩子们常常背着老师来捉蟋蟀、蚂蚱。家长们偶尔听说此事，会吓唬孩儿，这里常闹鬼，莫去！胆小的孩子再也不敢了，胆大的却更加好奇，非要看个究竟……

大炼钢铁那阵子，这里曾热闹了一阵子。一夜之间，遍地红色小旗，人们用镐头、铁锤、铁棍，挖开一个个坟堆。砌坟用的砖头垒成炼钢的小高炉，石碑垒成台阶，棺材板成了燃料。……火红的年代，人们敢想、敢干。大胆的孩子也大大开了眼界。大人用铁棍撬开棺材，神话中的传说成了现实。定神一看：棺木中，主人铺锦盖缎，披金挂银，神态动人，眨眼之间，衣被皮肉化着一股烟雾消散了，留下的仅有尸骨与金银，吓得孩子们狼狈逃窜……

掘墓撬棺之人，个个红心向党，绝不贪心，棺木中的金银如数上交。个别人受不了腐尸味的刺激，脸上、身上长出“鬼针疙瘩”，也有的呕吐起来。

人们的热情丝毫不减，仅仅几天时间，偌大的墓地上建起小高炉群，“钢铁元帅要升帐”、“花木兰突击队”、“小罗成战斗队”、“老黄忠炼钢班”各就各位，棺材板劈成引火的木条，煤、铁矿石、石灰相继向炉中添加，小罗成战斗队敢想敢干，各自回家砸了锅，将尚有新茬的碎锅片投入炉膛中。

一阵惊天动地的鞭炮声之后，臂戴红袖标的总指挥大喊一声，点火！棺木烧红了煤炭，在鼓风机的鼓噪下，铁矿石熔化了……浓烟中飘浮着腐尸与硫磺相伴的恶臭，秀才班子已写好了报捷的喜报。

谁也记不清这里闹腾了多少天才冷静下来，唯有那一排小高炉静静地站立着。又不知过了几个冬夏，推土机将这里夷为平地，辟为一座学校的操场，小城又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住宅开发商对此望而却步。

费尔巴哈说：最残酷，最摧残人的真理就是死亡。尽管我们日夜兼程，注定要奔向那里。时光磨去了人们的激情，岁月褪色了人们的记忆，又一代新人诞生了，人们几乎忘了

这里曾发生的一切。然而,一夜之间的天翻地覆,又唤醒了一些长者的记忆。是昔日的冤魂再寻访故地?还是这里的“地气”决定,这儿是魂灵的聚散地?

影剧院放映《泰坦尼克号》的余热尚存,身边又发生了同电影一样惨痛的一幕,街谈巷议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海难。传言越传越多,越传越玄。人们的潜意识里游荡着这样一个念头,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谁也不愿说破:世界上所有重大海难的背后,都潜藏着一个谜团,难说清是谁犯了哪一款天条,或招惹了哪路鬼神……

有人讲起《泰坦尼克号》影片中不曾涉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有人说这一切都刊载在内部资料上,仅供有级别有头衔的人看,纷纭传言令刚发生的海难蒙上神秘的色彩: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与一具三千年前女尸有关,这并非耸人听闻,媒体上有过报道。

1890年4位英国商人在埃及买了一具棺木,棺木中有埃及三千多年前亚曼拉公主的木乃伊。棺木运回宾馆几个小时之后,一位买主竟无缘无故地离开房间走进了沙漠,从此消失了踪影。第二天,4人中的另一位遭到枪击,不得不切除手臂。剩下的两位,一位不久破产,一位患了重病沦落街头。

这具木乃伊运回英国后,被一位钟爱古埃及文化的富商买下,不久富商的3位家人在离奇的车祸中受了重伤,紧接着他的豪宅惨遭火灾。迫不得已,富商将木乃伊捐给了大英博物馆。

运载木乃伊入馆的卡车途中失去控制,撞伤1名无辜的路人。搬运木乃伊入馆时,搬运工失手,棺木压伤一名工人的脚,而另一名搬运工两天后无故死亡。

亚曼拉公主的棺木被安置在大英博物馆的埃及陈列馆中,夜间守卫报告,棺木附近常听到敲击声和哭泣声,甚至其他古物也发出怪声,不久一位守卫在执勤中死亡。

怪事层出不穷,后将木乃伊放入地下贮藏室,结果做出上述决定的博物馆主管又送了性命。

一位报社记者为木乃伊拍了照片,其中一张洗出后竟是一张可怕的人脸,第二天记者就陈尸家中。

大英博物馆将木乃伊送给一位收藏家,收藏家请来欧洲最有名气的巫师拉瓦茨基夫人为之驱邪,而巫师却宣布:恶魔将永远存在她的身上,任何人都束手无策。

一位不信邪的美国考古学家花巨资将其买下,并于1912年4月亲自护送至准备首航美国的巨轮“泰坦尼克号”上,将其安置在船长室附近,最后与1000余条生命葬身大海,永无踪影,成为千古之谜。

时至今日,造船专家分析说该轮沉没,原因为当时的炼钢造船技术不过关,有人说船舶设计不合理,也有人说是千年古尸作祟,谁能一锤定音?

惊恐的市民普遍认为:大海有灵,也有食欲,每年必须吞噬大量生灵与财产,方可葆万年永恒的活力。早在“泰坦尼克号”沉没3年前的1909年,一艘与它同样豪华的巨型客轮“特洛塔号”载着210名乘客和6500吨货物就曾神秘地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

1909年7月,“特洛塔号”从英格兰出发,载有211名乘客和6500吨货物前往澳大利

亚。途经南非时,客轮在南非德班港靠岸,于7月27日再次出发,令人惊讶的是,“特洛塔号”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到达开普敦,海面上也没有这艘船的踪迹,“特洛塔号”神秘失踪了!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立即开始全面搜索,却一无所获。

除了一名在南非德班下船的幸运乘客之外,这艘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客轮载着210名乘客和6500吨货物,驶向了另一个未知的世界。“特洛塔号”上没有安装无线电通信和电报装置,因此再次起航后与地面无任何联系,令该轮失事的原因众说纷纭,扑朔迷离……90年后的今天,尚未找到踪迹。

什么“百慕大三角巨轮神秘失踪”、“尼斯湖怪兽神出鬼没”等神秘故事,也在这一刻成为街谈巷议的重要话题。至于桃色新闻、马路消息、美女变脸、恶棍劫财之类的传闻,顷刻间索然无味了。

“泰坦尼克号”与“特洛塔号”等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毕竟离我们很远,人们关心的还是自己身边的事。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港务局经营的“金山号”货轮,突然在渤海湾的航行途中消逝,人与船都不见了踪影。闹得满城风雨,闻者一头雾水。

后来,人们在海底找到了这艘沉船,并将其打捞上来,当拖轮拖着“金山”轮行至眼前这片水域时,船与浮筒间的钢缆突然崩断,“金山”轮又沉入海底的淤泥中。“金山”轮再次沉没处的岸边位置恰巧是“金山”港。由于船沉淤泥中,再次起浮非常困难,有关方决定就地拆解打捞。而拆解任务又由这里的“金山”船厂承担。“金山”轮再沉金山港,金山船厂拆了“金山”轮,这不是绕口令,是事实。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结果?难道这就是中外学派、教派产生的原因之一?抑或学派嚼舌头、教派相冲突的理由之一?学说多如牛毛。

“金山”轮一事,转眼已十余年,人们关注的是眼前。眼前又沉没在这片水域中的这艘滚装船,死亡280余人,生还仅有22人,而这22人中就有两人名叫王海平,一名是船员,一名是旅客。难道此姓此名,可以在波涛中逢凶化吉?还是内藏什么玄机?唯物主义者回答:那是一种偶然。而唯心主义者却说:那其中有一定的必然。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者之间的争吵,永远也不会有结果。

这件事曾被有商业头脑的人视为难得的商机——姓名决定命运。各种取名公司便应运而生,要价也并不高,一般为百元一个,高人取名为三百。多乎哉?不多也。三百元就能保你一生平安,还能保你飞黄腾达,千万不能舍不得花钱。古往今来,多少达人显贵,甭看长相,仅听名字,就能感到巨无霸的气息。在此我们不妨来个后话先说。半月之后,此处来了一位胡须花白,颇有仙风道骨的老者,语出惊人:他出生时,其父找我看相,我告诉他他儿子大福大贵,却有海上一劫。其父求我指路,我便为其取下此名也。这不,二十几年之后,果然应验,不然,谁信?紧随其后的男男女女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找其取名者纷至沓来,老者由此大赚一笔。

救护车在风雪中来来往往,路边上悄悄地聚起一簇人,他们平日素不相识,这阵子一下子有了共同语言,指手画脚,摇头晃脑,窃窃私语。

一位老者十分自信地说:万事都有先兆,小狗欢,没好天。当年一个歌星唱红了“一

把火”，老老少少都跟着唱，结果大兴安岭一把火，烧伤全国人民的心。如今《泰坦尼克号》上映，老老少少又跟着唱什么爱情之歌，又不是个好兆头，我总觉得海上要出事，这不应验了吗。翻尸倒骨还唱赞歌，屈死的冤魂能安生吗？

这座顷刻间拔地而起的冷库，一夜间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热点，一批又一批尸体运进冷库，随之而来的是医生、护士、整容师、化妆师、摄影师、摄像师，还有中央、省、市各级领导和随行人员，以及蜂拥而至的死难者的家属。一些常年与家中失去联系者的亲属，也怀着不安的心情来察看究竟，小城大大小小的宾馆、饭店，一时间人满为患……

第一章

老局长挥泪递辞呈 慈寡母含恨弃孤儿

海事局长丁德海下了飞机就直奔办公室，推门进屋，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显然有人知道他今日归来，刚打扫整理过。案头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摞文件，催他迅速阅览、批示。他坐在办公桌前，将文件向一旁推了推，顺手将台历拉了过来。这本是多年的习惯，不知为啥，一股熟悉却又陌生的感觉油然而生。

局长的台历奥秘不少，上面记录着已办与待办的事情，他用夹子紧紧夹住，以防被风吹乱遗忘了该办的事情。他把台历翻至今天，心中禁不住“咯噔”跳了一下，怎么忘了，今天是我 60 周岁的生日啊！

这一页台历被他涂上蓝色，勾勒成一幅画。右上角还画了一个红太阳。画家绘画是审美的冲动，而此处的速描是才艺的展示，也是瞬间心绪的定格。线条是心迹的再现，组合成心路的航程。粗笔横空出世，细笔柔情似水。太阳光芒四射，却已偏西；草木繁茂，偶有枯黄；池塘波澜不惊，荷叶大都凋零；岸边秋色浓重，黄菊依然傲霜。令人想起这样的诗句：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丁局长双手捧着台历，表情极为严肃，翻来覆去还是这一页。按照现行规定，从这一天开始，板上钉钉，退位没商量。也许文件已经下达，这几天在外，对此一无所知。

他拨通了办公室主任的电话，问是否有上级文件，答复说没有。又拨通了党委工作部的电话，回答是同样的。

他慢慢放下话机，轻轻地拍了一下脑门，冷冷一笑：忘了，糊涂了！想想宦海沉浮，刚才的冲动实在可笑，厅局级干部的任免都要事先谈话，事后还要派人宣读任免令，最低的规格也派一个处长来，有时司长亲自出马。不会像美国总统杜鲁门，通过广播电台，越洋

免去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的职务,令战功显赫的将军终生蒙羞……真的要应验那句牢骚话:想留任的偏让你早退,想退位的偏让你留任?

时光已至世纪之末,新世纪的事业应由新人去开创。回眸身后留下的航迹,功过得失,恩恩怨怨,一言难尽。业未成、鬓已秋……想起鞍马劳顿数年,却至今未能完成的那件事,禁不住阵阵心焦。这世上,同心协力、鼎力相助干事业的人少了点,嫉贤妒能、搅局的人多了点,败事容易成事难,打不着兔子也不让兔吃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鲁迅把现代猴不能变人的根本原因,解释为想变人的猴子都被猴群抹死了,其中蕴含的哲理发人深省,也难怪好事多磨、好人难当。

丁局长早已想让贤,只是上面不允,他只好企盼60岁。他不喜欢那么多人看着眼色随风使船。会上随机讲了几句话,副局长会说些溢美之词;办公室主任会立即将此形成文件,要求下属立即贯彻执行,不能打折扣;监察处会后便督办。一段时间,听不到逆耳之言,谁怎么想的,都心知肚明。我老丁的话也能一句顶一万句?

他手托着脑袋思前想后:从恤养院中爬出来,无任何背景、后台,一级一级地升至正厅级。他看不起那些为跑官、要官忙得屁滚尿流的人。他曾夜晚敲过上级的门,找过组织谈话,而唯一的要求是离开领导岗位,重归引航队伍。

丁局长挽了一下袖子,顿觉有感欲发,将一瓶墨汁倒在砚台上,气运丹田目光凝重,喉结上下蠕动,挥毫写下:

踢波踏浪数十秋,
老身幸未付东流。
今朝归港靠码头,
岂肯操舟复出游?

诗文挂在书柜上,用墨太重,几个偌大的墨滴缓缓地流了下来,诱发了老局长一阵伤感:诗文也会落泪,本为三点水的偏旁,润成一片汪洋。也许此生该如此——离不开大海。

屋内很静,老局长木然许久,忽而感到世态在变,人心在变,自己占着这个位置,实在不应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工作这么多年,免不了就要得罪人……有的人靠得更近,有的人离得更远。若今日离位,副局可升正,处长可升副局,副处可升正处……一连串的提拔指日可待。你占着这个坑,会耽误多少人的前程,人家能不在暗中捅你?这就是有人不满的理由?

过去还有这样的先例,当权者离任前,突击提拔一大串,把“资源”用足用活用尽,皆大欢喜,荣归故里。而自己娶媳妇的事不抢着干,出大殡、争孝子帽的事总打头阵,难怪有人怀疑老丁脑子有病。

足寒伤心,民怨伤国。有苦衷,对上级诉说一下,不是不想干,实在是没法干,突破年龄这界线,等于踏入雷池中。写一份陈情表,递上辞呈,上级定会通情达理。老局长立即伏案奋笔疾书。一时间,多少辛酸的往事又在心海中翻滚,止不住老泪纵横,再也无法写下去。

轻微有节奏的敲门声,将丁局长从痛苦的回忆中拉回来。办公室牛主任进门,用疑惑的目光望着愁眉不展的局长,待两人目光相碰就说:“部人劳司一位处长与一干事已到机场。”他禁不住一阵欣喜,吩咐牛主任速去接客,自己在会议室等候。

人劳司钟处长,是一位精明干练的中年人,已同丁局长多次打交道,两位老熟人久别重逢分外亲热;握手、让座、倒茶、递烟。

“多日不见,老局长依然腰板不塌,满面红光。”

“刚从上海回来,案子很缠手,压得腰弯背驼。”人将退位,美言相送,他已听惯了,这些不过是客套。

“解开这些无头乱麻,非丁局长莫属。”

“江山代有才人出,也该另易其人了。”

“没有金刚钻,谁敢揽这瓷器活?”

“怎么,到如今还不想让我卸套?”

“那就请丁局长推荐个接班人吧。”

“这是上级领导的事,用不着我劳神苦思。”

“多次会议研究,最后一锤定音,暂让丁局长继续干。”

“总该有个时间表与路线图吧。”

话锋一转到这,钟处长脸色严肃起来:“部领导临行时交代,此项工作尚未尘埃落定,要老局长继续以往……”

“按现在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六十岁不算老,欧美都在延长退休时间,中国有特殊的国情,是大势所趋,又有政策杠杠……超出常规,就会招惹是非!”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呀。”

“如今倡导减员增效,‘内退’政策已公布,不少50岁左右的职工也已经内退,政府精兵简政,企业下岗分流。人们抱怨机关臃肿说:科级干部一广场,处级干部一礼堂,厅级干部一走廊。而这个局长60岁还赖着不走,是谁的关系,谁的后门,岂非授人以柄;既给上级添麻烦,又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呀。有这样的民谣:开大会,反腐败,腐败就在主席台,做报告的最腐败。”

“老局长一向不怕千辛万苦,如今怎能怕风言风语?”

“一枝不动,百枝不摇!怕的是影响群众情绪,工作难推行。”

“职工大会上,我定会向大家讲清楚,权宜之计。”

丁局长忍不住一阵感动,上级组织能这么信任自己,也是对自己一辈子工作的肯定,应该说这是一种荣誉。在内心的深处,愿意多奉献,只是前怕狼,后怕虎的担心太多。也许人上了年纪,就会患得患失。

“临出发时领导对我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相信老丁同志有牺牲精神,甘当人梯。局长史书不离手,心中自然明白,没有文景时期的积累,哪有汉武大帝的赫赫战功;没有雍正皇帝的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哪有乾隆年间的太平盛世。在一片喝彩声中隐退固然荣耀,关键在于谁当默默无闻的铺路石,谁来背负骂名?让老丁同志继续架桥铺路,把更

多的发展空间留给后人。”

丁局长默默无语。他至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之路总伴随着意外。他想得到的基本从没得到，他不想得到的却纷至沓来；他最不愿看到的，却一幕又一幕展开在面前。有人看重房子、车子、票子，他不稀罕这些，更看重的是事业，官帽子却接二连三，一顶比一顶高。多少次唇枪舌战之后，上级只好动用“杀手锏”。你是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今日又重复了过去的故事。若有一天闲下来，要好好回忆一下，写一本回忆录，搞明白其中的道理。

“你说的这些问题，部领导都已考虑过，能马上接任的年龄偏大，真正年轻的，还要有一个运筹的过程，希望丁局长能承前启后，甘当铺路石。”

钟处长的委婉之词，令老局长有苦难言。他低头沉默许久后抬头说：“老母年近九旬，久居乡间不肯进城，我曾承诺60岁后立即返乡，与老母一起安度晚年，没料到又节外生枝，让我如何向老母亲交代？”

“把老人家接进城！她苦了一辈子，该安享晚年啦。”

“可老母亲上来那股拗劲，大骡子大马也拉不动……”

“我们一起去请，我不信老人家就不给这个面。”

“她一辈子最听上级领导的话，这下子或许能行。”丁局长眼睛一亮，露出久违的笑容。

“那咱就立马见行动，顺便吃顿农家饭。”

“眼下瓜果已熟，到俺村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丁局长先给办公室挂电话备车，又给村委会挂电话：“老母亲年岁已高，常年留在村里，给乡亲们添了不少的麻烦，俺心中常常不安。”敢用这种礼仪接待部之钦差，非老局长莫属。人到了这个份儿上，拘谨没必要了。钟处长也早想见见这位老妈妈，送个顺水人情正好。

李干事对此话题甚感兴趣，从大学到机关，每次陪同领导下基层考察，办公楼、宾馆、酒宴，三点一线，每次宴会，都要替领导代酒，高朋满座之时，都在兴头上，你敢让谁扫兴，年纪轻轻已高度脂肪肝。他瞅瞅处长的脸色，品品局长的态度，在一旁插话说：“听说令堂为老革命、老英雄，至今身板硬朗，愿接受一次传统教育。”

轿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路旁的美景接连扑进眼帘。半岛不愧山清水秀的水果之乡，大红的苹果，黄灿灿的把梨，火红的山楂、青紫的葡萄……空气中溢满果香。见到如水墨画般的美景，李干事高兴得手舞足蹈。

“局长姥姥家在蓬莱城里，而令堂却来山乡‘插队落户’，其中的奥妙令人感动呀。”

钟处长的话，令丁局长微微一愣，他也斜了钟处长一眼：不愧干部处的智囊呀，连我姥姥家及母亲的经历都了如指掌！这沉重的话题。拽起了他心底那缕难忘的情愫。

……

丁局长姥姥家位于蓬莱城里钟楼南街，不知是剥削起家，还是勤劳致富，日子曾经十分红火。一个大宅院，由南向北五排大瓦房，第一排为五间客屋，平日接待客人，节日供

奉财神等诸位神仙及祖先,再向北三排瓦房为兄弟三人与三房媳妇,最后一排为伙房与餐厅及储藏室等。老一辈已全部过世,而三兄弟依然没有分家,共守一个灶房。

这年秋天,鬼子突然宣布全城戒严,说有个共党的大人物潜入城中,策划暴乱。城墙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阴森森的机关枪架起,枪口一律指向城中,严禁任何人进出。

动荡的年代,家家储粮备荒,大宅院中的粮米暂且不缺。与大宅院相连的这条街巷名曰杆草市,平日即为各种柴草的交易地,缺了柴草出门即可买到。在储粮备荒之时,却忽略了一件事,有了吃的,缺了烧的。

能烧的都烧了,可戒严还在继续。大宅院中,人守着粮米已饿了两天,再这样下来就会出人命,特别是老人与孩子,能生吞苞米、干咽麦子?

突然,老大的屋子里传来了劈柴声。众人纳闷,急忙走上前去,只见老大家的大女儿将自己的嫁妆——金漆家具给劈了,那是楸木打制,连上三遍大漆呀!

劈嫁妆之人,即为出嫁前的丁母。这姑娘眉清目秀,大家闺秀的风范,性格豪爽,快言快语。劈嫁妆实为不吉之兆,劈饭桌子,也不能劈嫁妆呀!好在劈了嫁妆,有了烧柴,总算躲过这一劫,而母亲却心存芥蒂。

不久,街口的那位老媒婆来了,说是离城十几里外有一乡村教书先生,祖辈有遗产挺富有,只要是好闺女,不在乎什么嫁妆。家中老人一商量,就把大女儿嫁了过去。

丁村与小城相隔几座山,挺偏僻却山清水秀。一条清清的小河从村中穿过。她的家即在岸边,院中套院共十六间瓦房,的确是乡间富户。新女婿白白净净,长衫马褂瓜皮帽,文质彬彬为人谦恭,挺招人喜欢。只是父母早亡,一人教书为生,房前屋后家内院外缺人照看,显得荒芜、凄凉。

丁母嫁过来,乡间宅院中有了人气。家园大变样,瓜豆爬满墙院,鸡犬之声不绝入耳。丁母对这里的一切都满意,尤其对自己的丈夫。他为人中肯、和善、脾气好,对妻子百依百顺,这在男尊女卑的时代,实为少见。女婿白日教书,从不多言多语,夜晚煤油灯下,偶尔也与乡间的文人雅士评评时局。那年月,穷乡僻壤实为好事,鬼子下乡扫荡很少来此,万一来,山高林密之处也好躲藏,日子过得要比城里舒坦多了。

忽然有一天,远方公路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接着传来消息,鬼子运输队遭伏击,弹药车、运粮车成了一堆碎铜烂铁,再接着又传来消息,村里教书的丁先生也死于这场战乱。丁母一个趔趄昏晕在村头的山坡上。

在婴儿降生后的第一声啼哭中,丁母醒过来,一切恍然如梦中。她百思不得其解,打鬼子与教书人有什么关系?是巧遇?不对!是参加?不能!她猜不透其中的奥妙。

一位素不相识的大嫂,在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为她侍候满月。待孩子过百岁时,那位大嫂对她说:是丁先生带领的游击队伏击了鬼子车队,伏击中还打死了几个汉奸。第二天,鬼子汉奸们就进村报复,听说丁先生上无父母,下无儿女,一个媳妇已被吓破胆逃了,就你家老宅放了一把火,待乡亲们将火扑灭,你家仅剩三间厢房了。

丁母仿佛听了一个神话传说,她目光呆滞,眼中的泪滴顷刻蒸发了,双手抱住刚过百日的孩儿,手脚一齐颤抖起来,哽咽地说:我想回家看看。

丁母的想法被阻止了,孩子留在此地,随时都有杀身之祸,被二鬼子或汉奸杀害。丁母起初想抱着孩子回娘家,又不忍为娘家添乱,千寻访、万打听,最后决定将孩儿送至百里之外——外国教会创办的孤儿院。

在送走儿子的返乡途中,耳边忽然间响起孩子的啼哭声,两只小手在眼前摇来晃去,一副嗷嗷待哺的样子……丁母后悔了,怎能把孩子交给洋人呢。转身又向那里跑去,跌倒了,爬起来再跑,再跌倒再爬起来还跑。半夜里,她连滚带爬又回到孤儿院:“我,我要我的孩子……”睡梦中惊醒的众人,相继来到大门口,齐声劝说她莫要改变主意。她又改口要再见孩子一面,见儿子已安睡在摇篮中后,迫于无奈她返乡了。

从此,人们经常看到一个半疯癫的年轻妇女,冬季穿一件露棉花的破棉袄,夏季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大襟褂,半尖半圆的解放脚上穿一双布鞋,奔走在乡野与港城之间的山路上。关卡对她从不查看路条、良民证。连路人人都知道,这个“痴老婆”住在丁村小河边,丈夫死了,儿子送进孤儿院,她脑子有毛病……有时,光着屁股的孩子们向她摔石头、丢土块、吐唾沫、拍屁股,她还会做一个鬼脸,傻乎乎地笑一下,又急匆匆地赶路。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才知晓,丁母曾为胶东半岛与东北战区的地下交通员,接头人是一位年轻的“猛子将”。

“猛子将”住在城外海边的一座海草房中,以赶小海为生,身边还收留了一个流浪儿。他能只身潜入几丈深的海水中,捞取海底物品,潜水本领堪称一绝。

鬼子投降前夕,往来于两半岛的旅客都要脱衣搜身,层层设卡严格盘查。从辽东半岛来的情报与物品,在客船进港前,到达最后一个水上灯浮后,就被交通员抛入水中。客船进港后,潜伏在石礁上的“猛子将”,立即潜入水中取来,与衣冠不整,面带疯癫的丁母交换。待客船由胶东驶往辽东之时,“猛子将”先将丁母送来的情报潜水放在港外的灯浮旁,再将情报送至已经被搜过身的交通员。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进行,没发生过意外。

一次,日本鬼子得到准确情报,胶东抗日军队的武器都来自山中的地下兵工厂,决定派出大队人马搜山,摧毁地下兵工厂,断绝抗日的枪炮子弹来源。丁母将此情报送达之后,众人都十分紧张,一时犯了难,偌大一个兵工厂,这么多设备藏到何处?政委问丁母有何主意。

丁母此时想起出嫁前的一件事:有一天,父亲突然喊了一声,眼镜掉到地上了。全家人一齐赶来,找呀找呀就是找不着。这么小的一间屋子,眼镜会跑到哪儿?全家找得实在不耐烦了,父亲直了直腰,一摸鼻梁惊了,眼镜还在。全家人都不约而同地责怪自己太笨……

受此启发,丁母回答:深山林木茂密,常年无人进出,必是搜索重点,若把一个兵工厂藏在其中,花草树木上很容易留下踏折的痕迹,短时间内又无法复原。山林是最不安全的地方。她建议:先将山前那条小河在上游堵住,再把下游河床挖开,将所有设备埋在其中。而后,把堵住的河水放开,经河水冲刷,一切都会是先前的模样,不会留下任何踪迹。

这一招果然见效,大队的鬼子、二鬼子气势汹汹地来了,毫无觉察地踏河而过,直扑